

许茂和他的女儿们(上)

原著 周克芹

改编 吴文焕

绘画 胡震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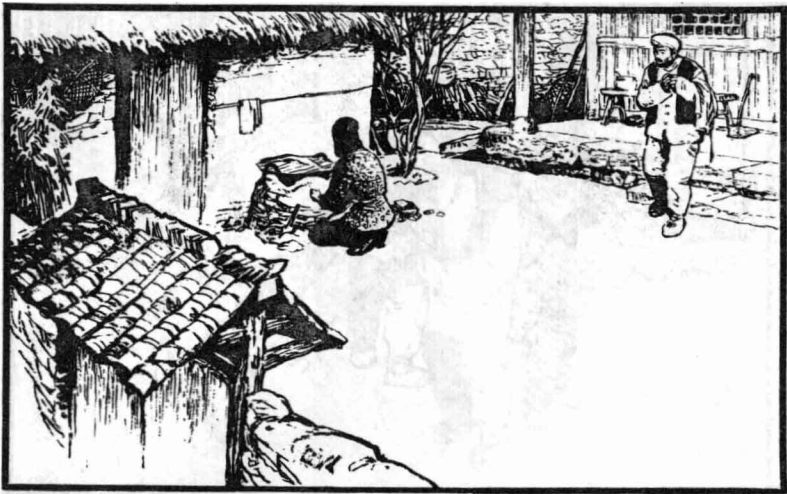
王守中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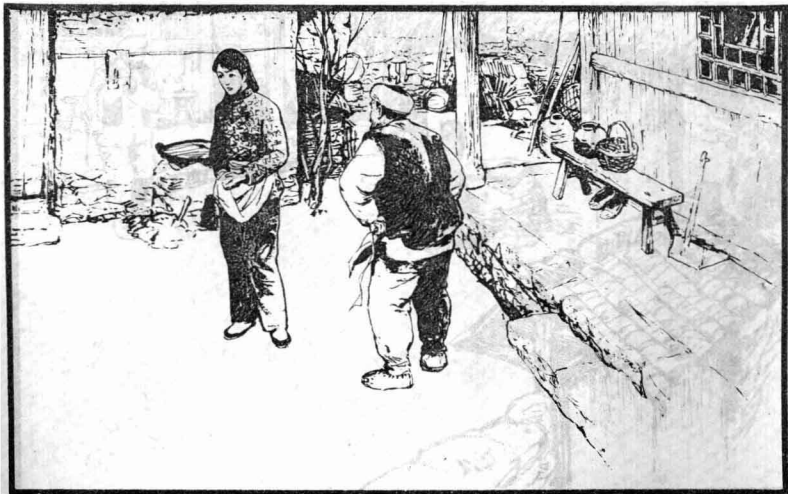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 这本连环画，通过许茂老汉和他几个女儿的家庭、婚姻、爱情等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反映了十年动乱期间，我国农村人民的生活面貌，他们经受的欢乐和忧伤。

上册描写一九七五年四川沱江葫芦坝地区，以“造反”起家的大队党支部分书记郑百如，道德败坏，借故与许茂的四女儿许秀云离婚。工作组进村后，郑百如怕他干的许多坏事被揭露，千方百计要和秀云“复婚”，为秀云坚决拒绝。于是，郑百如便造谣中伤，诬蔑秀云和死去妻子的大姐夫金东水有苟且之事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

封面画 戴恒扬



(1) 一九七五年冬一天清晨，四川沱江葫芦坝地区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。许茂老汉早起跨出房门，见四女儿秀云在小屋前垒起个小灶，厉声问：“你……干啥子？”秀云忧郁地说：“爹，我想了好几天，实在是不走的好。”



(2) 老汉怒吼道：“胡说，哪有这样撇脱。”原来四姑娘和丈夫郑百如离婚后，便住到娘家。前不久，老汉的三女婿罗祖华给她在耳鼓山找了个对象，准备在老汉六十五岁生日那天把亲事定下来。秀云这话怎使老汉不生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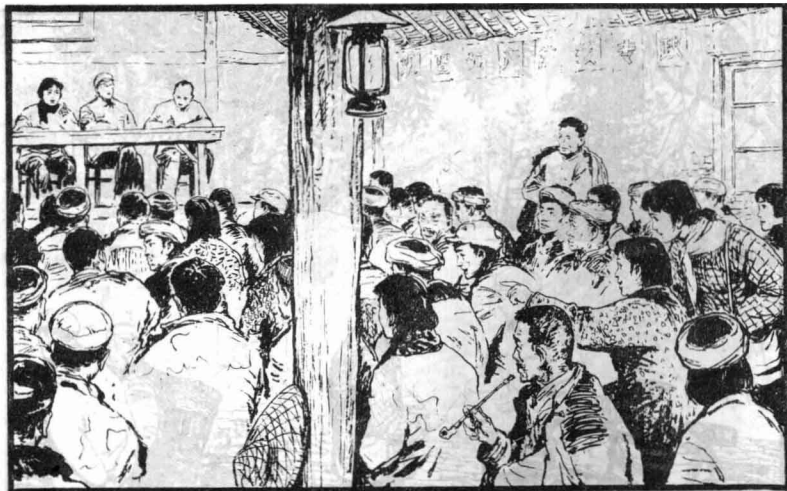
(3) 四姑娘凄然地说：“爹，看在我死了的娘名下，拨给我这间堆柴草的破屋吧。我一辈子住在这儿，再苦再累也不怕。”说着，流下泪来。九姑娘许琴出来招呼他俩吃早饭，见四姐在低声抽泣，不觉楞了一阵。



(4) 许琴是大队团支部书记,吃过早饭,便去公社开会。她来到小桥头,遇见郑百如。这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会计,也是开会去的。他关切地问:“九妹,你四姐怎么又不改嫁啦?”许琴恼怒地说声:“我不晓得。”便径直走过桥去。



(5) 快到公社门口的时候，一个乡邮电员递给许琴一个包裹，是在东北军事学院学习的八姐寄来的。原来八姐把节省下来的津贴，给爹买了件羊皮统子，请四姐给爹镶件厚实的皮袄，作为送给爹生日的礼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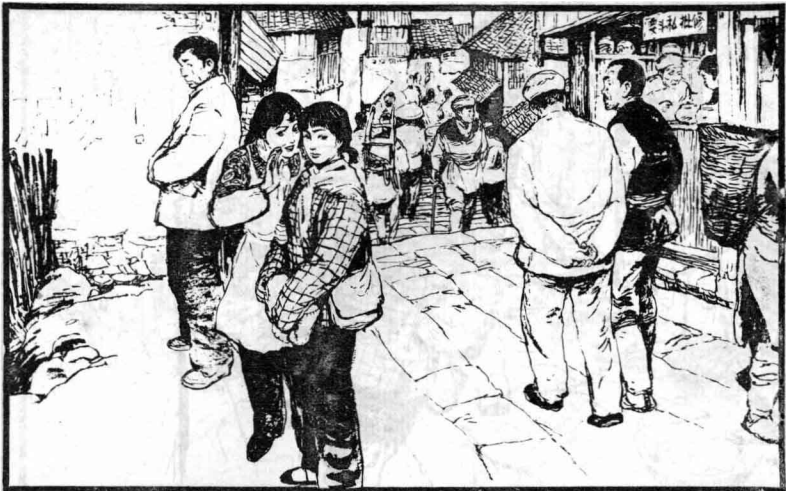
(6) 走进公社会议室,许琴见台上多了几个陌生干部。一个胖姑娘向她介绍:那位四十开外的女同志叫颜少春,是县委工作组长,原是县委宣传部长;那高个子青年叫齐江明,组员,从学校毕业不久的高中生,县委宣传部干事。



(7) 会上颜少春以亲切的语调，介绍外地农业先进单位的增产经验、社员的富裕生活。又谈到连云公社社员分配口粮不到三百六，工分值只有三毛钱，提出来一番整顿，努力把生产搞上去。她的话，赢得人们的掌声和欢笑声。



(8) 散会后，许琴跨出公社大门，见七姐许贞站在街中央正和散会出来的郑百如谈话。七姐今年二十四岁，在供销社当营业员，每月领了工资，全花在个人吃喝穿戴上，惹得许茂老汉一肚子的气。



(9) 许贞见许琴走近,一把拉住她,悄声说:“看样子,郑百如回心转意了。他刚才对我说,四姐从前对他如何如何好,要是能重新好起来……”许琴对郑百如从来就没有好感,不屑地耸耸肩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.co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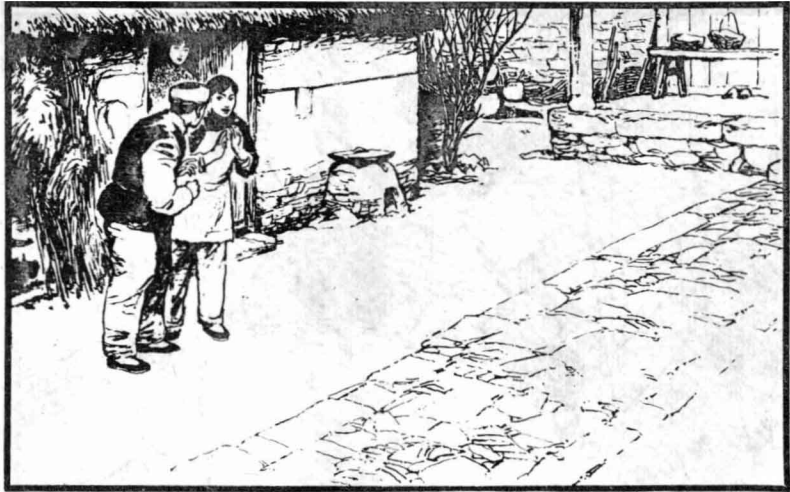
(10) 许贞转过身，又笑盈盈地对郑百如说：“四哥，九妹都二十啦。什么时候能‘出得来’呀？”郑百如正欲发话，许琴厌恶地挣脱许贞的手，说声：“我有事。”就快步逃开了。



(11) 许琴回家，见四姐正用自己的旧红绸衣为大姐夫金东水女儿长秀改制小棉袄。金东水原是大队党支书，一九七二年被扣以反大寨罪名，受到停职处分。接着火灾毁了他的家，大姐气死了，留下两个孤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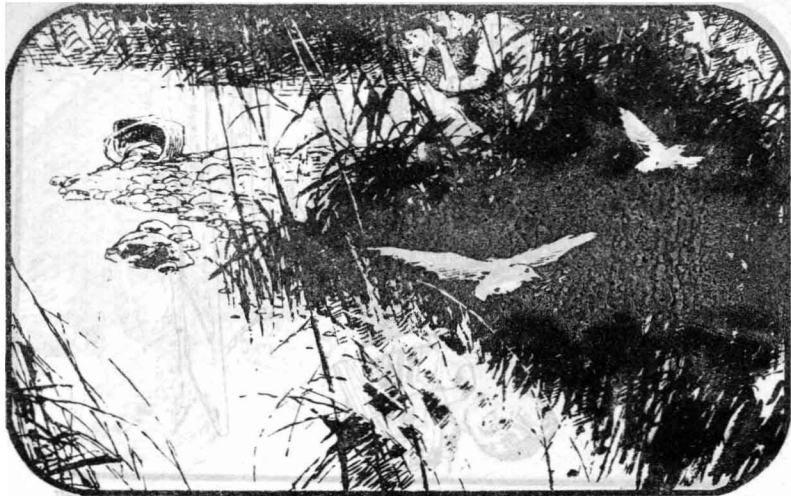
(12) 许琴坐了一会，走了。外号“三辣子”的三姐许秋云从门外闯进小茅屋，大声责问秀云：“你这是打的啥主意，硬是要安营扎寨了么？”秀云凄然说：“三姐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实实在在不愿离开这葫芦坝……”



(13) 秋云说闹了一阵,正无计可施时,罗祖华突然赶来,悄声对她说:“刚才郑百如到我们家,说过去的事全是他的错,如今后悔了。离开时还抹了眼泪。”秋云击掌道:“对了,四妹子不愿上耳鼓山,说不定……破镜重圆了。”



(14) 秀云听着三姐夫妇俩的谈话，气得脸色煞白。一霎时，八年间，郑百如给她生活投下的条条阴影，对葫芦坝乡亲们犯下的种种罪恶，象疾风般扫过她眼前。



(15) 十年前，这个只读了半年高中就被学校开除的郑百如，成了葫芦坝上每个诚实姑娘厌恶的人物。一个夏日的黄昏，秀云在河边洗衣服，禽兽般的郑百如，突然抓住她，拖进芦蒿丛中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.com